

[澳大利亚] S. R. 马丁 著  
侯晓光 译

马丁悬念故事  
系列

# 跟我聊聊

## 魔椅



- 住在里面的只是一个小老太婆……
- 在这把椅子上，你便会消失……无影无踪，万劫不复！

TALK TO ME · CHAIR

马丁悬念故事  
系列

跟我聊聊天

魔椅

TALK TO ME · CHAIR

知音出版社

Text copyright © S R Martin 1997

First published by Scholastic Australia Pty Limited in 1997.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Scholastic Australia  
Pty Limit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 - 2001 - 337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我聊聊·魔椅 / (澳) S. R. 马丁著; 侯晓光译.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1. 9  
(马丁悬念故事系列)  
ISBN 7 - 5015 - 3158 - 7

I. ①跟…②魔… II. ①马…②侯… III. 故事 - 作品集 - 澳 - 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02 号

**跟我聊聊·魔椅**

---

**著 者:** S. R. 马丁

**译 者:** 侯晓光

**责任编辑:** 严 峻

**装帧设计:** 童行侃

**责任校对:** 王玉琴

**责任印刷:** 任其忻

---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 68315606 邮编: 100037)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市海日印刷厂

---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开

**印 张:** 3. 125

**字 数:** 3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0

---

**ISBN 7 - 5015 - 3158 - 7/I · 260 定 价: 5. 00 元**

## 作 者 简 介

S. R. 马丁

S. R. 马丁出生在佩思海边的郊区并在那里长大。海洋的魅力使他最早从事于海洋生物学的研究,但当他发现所收集的标本放在橘子下和白兰地酒调料下比放在显微镜下更好看时,他决定结束这一职业。在短暂经历了银行、教师和记者的职业生涯后,漫游四海的念头驱使他走遍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城市,接下来他先后居住在香港、台湾、韩国、英国和美国。回到澳大利亚后,他定居墨尔本,并开始了自由写作者的生涯。他用笔名出版了成人短篇故事文集,同时出版了失眠症候系列小说(中译本译为马丁悬念故事系列)和一本青少年小说,并在1997年出版了另一本成人小说。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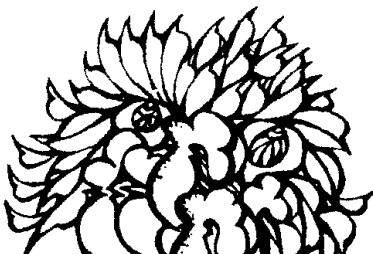
# 目 录

跟我聊聊 ..... ( 1 )

魔 椅 ..... (51)

马丁悬念故事系列

跟我聊聊





# 第一章

迪科森家的老房子不是很引人注目的那种。虽然在本地区它差不多是最古老的建筑，可是它仍然蹲踞在小镇的边缘。似乎后来陆陆续续盖起来的房子都有意离它越远越好似的。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所有人都知道事实确乎如此。

很久很久以来（自打从人们能记住的年代）事情一直这样。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别走近那个地方，他们的父母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

对这所房子，邻居们总有一种恐惧感，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可是从房子的表面来看，很难说是为什么。这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旧宅子，高高的石板瓦屋顶上盖了一层的苔藓，锈迹斑斑的拱形大门嵌在两米多高的蓝色石头院墙里。透过门缝使劲往里看，你



可以看到环绕着房子的宽大的走廊。走廊上东一个西一个随意摆放着几只旧藤椅，有些藤椅上面还铺着快要烂掉的椅垫。高高的窗户从地面差不多直到屋顶，黄色镶边的窗帘终日遮得严严实实。有时夜里你可以看到一点微弱的亮光，好像老迪科森夫人还用蜡烛照明。

房子周围的树木很高大，都是些橡树、胡椒树和橡胶树，估计是刚盖房子时就已经生长在那儿了。树的四周，虬扎生长着杜鹃花、山茶花和看上去像海洋里鱼刺厥似的植物。花园枯枯荣荣，自生自灭。到了夏天，草长得又高又密，除了房顶，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到了冬天，叶子掉光之后，院子看上去像是恶梦中的场景。

老迪科森夫人在人们的记忆中好像一直都住在里面。事实上，弗洛丽雅·罗的妈妈记得她的妈妈就称里面住的老太婆为老迪科森夫人。而在弗洛丽雅看来，这本身就是个未解之谜，她不禁好奇心大发。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她祖母的时代就被认为“老”而现

在还是“老”呢？这简直让人一头雾水。而当她问妈妈其中缘由时，她妈妈训斥她不要问这类傻问题。

弗洛丽雅知道这不是愚蠢的问题，不过她还知道以后别再问她妈妈了。罗家自从她祖父母从中国出来以后就一直住在诺克斯，而且弗洛丽雅现在已经很澳大利亚化了，即使如此，她家还恪守这样一个延续下来的传统：不要质询你父母的教诲，除非你下个月除了上学不想走出家门半步。

可是弗洛丽雅是那种好奇心很强的女孩，出奇地好奇。如果她妈妈不能满足她的问题，那么她就会自己去寻找满意的答案。正因为这个性格，她在学校里的成绩一直都是 A，而且赢得过好几次奖学金，有时她觉得老师没有对她的询问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时她往往会惹点小麻烦。

以上的种种因素使弗洛丽雅做出了这么一件事：八月里一个寒风瑟瑟的周六下午，她走近了老迪科森家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门。



空气中刮着阵阵小风，把房子周围大堆的落叶推来推去，堆积得差不多有一米高。树叶堆移动的声音似乎在嘘着她，她缩起肩膀，感觉很不舒服。这地方让人觉着腻歪歪的，千真万确。不过它毕竟是一幢房子，里面惟一活着的只是一个小老太婆。“那我弗洛丽雅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她暗自想。

一点儿也没什么可怕的。



## 第二章

弗洛丽雅走进院门的时候还不知道要跟老太太说些什么，但这没有关系，她是那种很容易和大多数人聊起来的女孩，而且时候一到，合适的话题自然而然就会蹦出来。

她慢慢推开门，吱吱扭扭，大门不情愿似地开了。她刚走进去，一阵风裹着树叶盘旋在她周围，像死去已久的动物身上又干又皱的皮。

“我不害怕，”她自言自语道，“我不害怕。”

通向房子的甬路是用和墙一样的蓝色石头砌成的，石头深陷在地里，只露着一点点尖。她不时地用手拨开已蔓延到甬路上的鱼刺厥。

她慢慢地走近房子，周围的一切越来越显得破烂不堪。宽大的走廊的边沿已塌陷下

来，好像经过这么多年它已厌倦了原来的整齐挺括的样子，而且觉得东塌一块西陷一块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了。原来支撑房顶的富丽堂皇的铁皮柱子长了大块大块的锈，斑驳陆离，像是白色漆面上被泼溅的血迹。风道上有很多漏洞，就像政客们竞选时作出的承诺。

旧风铃在树叶的沙沙声中轻轻地奏着，树木裸露的枝干不堪岁月的重荷吱吱呀呀地呻吟着。

“不就是一幢老房子嘛，”弗洛丽雅喃喃地说，“一幢快要塌了的老房子，看上去就是这样。”

“你说什么呢？宝贝儿？”从弗洛丽雅的左侧传来一个声音。

※                  ※                  ※

七魂归窍之后（一听到这声音，她顿觉有什么东西径直从身体里飞了出去），弗洛丽雅睁大了眼睛，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刚一开始，她什么也没看到。

在一张三条腿的藤桌边上簇拥着几只



破破烂烂的椅子，可是任何看上去能动的东西都没有，更甭说说话的人了。

而且那声音听起来非常有力，根本不像的是从一个在你祖母年轻时就已经很老的老太婆的嘴里发出来的。

“对不起？”弗洛丽雅的声音像蚊子叫。

“我问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声音再次传来。“过这边来，我好听清楚些。我的耳朵大不如以前了，你的声音也太轻了，孩子。”

这一次弗洛丽雅看清了，在一只藤椅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堆破麻袋似的东西，躲在走廊深深的阴影里，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是什么，一只树枝似的手好像变魔术似的从麻袋中伸出来，向她招着。

“过来，亲爱的，”那声音继续说道，“过来跟我聊会儿天。”

手放背后，弗洛丽雅拖拉着脚走上走廊，贴着边儿慢慢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越来越近，椅子中的影像越来越清晰。

个头比她大不了多少，四肢瘦得就像骨





头上包着薄薄的一层皮；脸简直是一个木乃伊，看上去根本就没有一点肉；一堆乱蓬蓬的白发下面一双锥子似的眼睛直钩钩地看着她。

迪科森夫人身上裹着不知有多少层衣服，看上去绝对像个无家可归的人，弗洛丽雅有一次和爸爸妈妈去城里玩曾见过这种人。她的身上有宽上衣，披肩，羊毛衫，肩上还披着一条旧毛毯。

“这下好多了，”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弗洛丽雅走近了些。“现在你可以跟我说话了。”

迪科森夫人的声音听起来像黏稠的蜂蜜，弗洛丽雅能感觉到那种像金子似的液体流进她的耳朵，明晃晃地包住她的大脑，让她觉得既暖和又舒服。

“坐吧，”那声音吩咐道。弗洛丽雅坐在老太婆身边的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

木柴似的手从破衣服底下滑出来，攥住了弗洛丽雅的胳膊，她感觉就像被骷髅抓住了一样。不过她倒不觉得怎么害怕，那美妙、